



覆「以錯攻錯乎」

惟其當而已矣

高天生

編輯先生：

拙文「他山之石與攻錯」於貴刊六十八期刊出後，即有讀者陳進發君以「以錯攻錯乎？」為題抒寫讀後感（刊於六十九期頁一七——頁一九），反應之速實出意料之外。該文雖對拙文頗多微辭，甚至說「立論基礎薄弱，不足以服人」，然而，筆者仍深為穿流

文中的切實之愛所感動。只是拜讀再三，我發覺陳君對原文頗多誤讀之處，有些地方顯然還是「栽贓」。為恐以訛傳訛，也為了正本清源，筆者不得不有所辯駁，尚請惠予刊出，不勝感念。

為使眉目清晰，筆者願逐條列出：

（一）關於拙文立論基礎的問題。

「……既然否定『思想向西方學習』並且否定其學習成果，以此做為立論基礎，就應該避免在文中多次引述西方作家的論點來支持自己的論點……」（以上是陳君的話，原文照錄，下亦同。）

陳君用「否定」兩字有點問題，因為就文學批評來講，我認為它是一種價值判斷和取向，所以我認為不該全盤接受「西方觀點」。或者說，筆者反對這樣的做法。這是屬於批評態度的問題。姚惜抱說：「文無所謂古今，惟其當而已。」同樣的，我們認為文學批評也不該分古今中外，問題只是「當不當」而已。

「當」者我們樂於採用，「不當」者我們摒棄。所以引述西方作家的論點來支持自己的論點，也是無可非議的事。我的標題是「他山之石與攻錯」，我並沒有否定「他山之石可以攻錯」的道理，我只是提出「攻錯」的態度加以討論，並反對失去自我式的攻錯。這是我文章的重點，也是立論基礎所在，跟陳先生的瞭解顯然有極大的差異。

(二) 關於學習西方思想的問題。

「……不應該讀許曾經『學習西方思想』（當然不是抄襲）的葉維廉、余光中兩氏……高先生這樣的批評行為無乃亦『學習』其『思想』乎？……劉氏的成就無乃『學習西方思想』而又能『應用西方觀點的成果』。」

我不否認在方法上受西方的影響，甚至「學習」，但若要说「思想」也學習，我不能承認。在這裏必需將方法、觀點、知識、思想分別開來。觀點是方法的進一步運作，而思想則是知識融通後的精華或結晶

，就如莊子所說：「大匠誨人以規矩而不以巧」，知識是規矩，思想是巧。巧不是學得來的，所以思想也學不來。因此，說葉余兩氏學習西方思想是一種裁臟行為。說劉氏的成就無乃亦「學習西方思想」而又能「應用西方觀點的成果」，同樣也是裁臟。事實很明顯，葉、余、劉三位先生所借用的只是西方的批評方法（所謂客觀的、科學的方法），所學習的也是方法。再說到劉若愚，藝術四要素的分析圖表，既經他修正和重新排列，觀點上已有決然的改變，如何能說是「應用西方觀點的成果」呢？雖說對劉先生「中國人的文學觀念」一書，我有不少意見，但隨便污蔑前賢也不是我敢首肯的。在「他」的文中，我稱讚劉氏等人「態度審慎嚴謹」，而批評顏元叔「態度粗率」，我的着眼點是在「態度」上，並不在「思想」。因此我要說：關於學習西方思想，是陳君的裁臟，與我無關。

(三) 關於未以更具體的解釋來澄清「誤解」的問題。

我首先要說的是：印象式的文字並不見得就一定不好，而我所以籠統帶過也是有理由的，在「他」文中我曾經說：「對於顏元叔以性心理學來解說古典詩的誤謬，陳芳明在『細讀顏元叔的詩評』（書評書目第十三期）一長文中，已有批駁。我在此，則換另一個角度，也談談這個問題……。」有人詳細談過，我當然可以籠統帶過，再者我的主要論題也不是在此，格局的限制也不容我多談，否則豈不是本末倒置了嗎？

然而，陳君的讀後感也不是一無是處。關於古典小說「翻身」的問題，我當初的確是把文學批評的影響力估計得太高了，尤其更誤以為「西評派」在文評界已取得所謂「操縱」的地位。經深入瞭解，及在去年十二月初與高友工教授一席談，我發現文學批評原來就是「誤讀」的過程，「誤讀」本身對別人或自己根本不會造成任何損害。而「西評派」的主要武器「新批評」，不但在國外日趨沒落，就是在國內也日有消長，預料不久的將來，即會有一股新的潮流起來取代它。至於我說：「古典小說要翻身，真是難，難，

難！」其意所指，乃是「菲薄的人多，稱揚的人少」，或恐造成「黃鐘毀棄，瓦釜雷鳴」的局面。今既對「誤讀」一觀念，有新的體認，我覺得已不需多加申述。感謝陳君賜給我修正的機會。

從思想史上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，即是「思想往往因誤解而歧出，因歧出而發展」。對於「他山之石與攻錯」一文，我不敢說一定就是站在真理的一邊，事實上「以錯攻錯」的可能性很大，但它的確可以攻錯，則是我敢肯定的。也因此，我非常贊成文藝批評的論戰。雖然筆者得承認論戰或許建設不了真理，而且錯的也可能不只是一方。但論戰至少有兩個好處：一方面一切比較粗雜的錯誤，會由於敵方的批判而暴露。一方面當批評論戰如火如茶展開後，會使原本無甚生氣的旁觀者產生興趣，所謂「內行看門道，外行看熱鬧」是也。

最後必須聲明的是：我絕非好辯者，我只是在「需要」的時候才辯。而我的辯駁既已如上，或對陳君有所唐突，還請曲諒。

高天生 元月二日